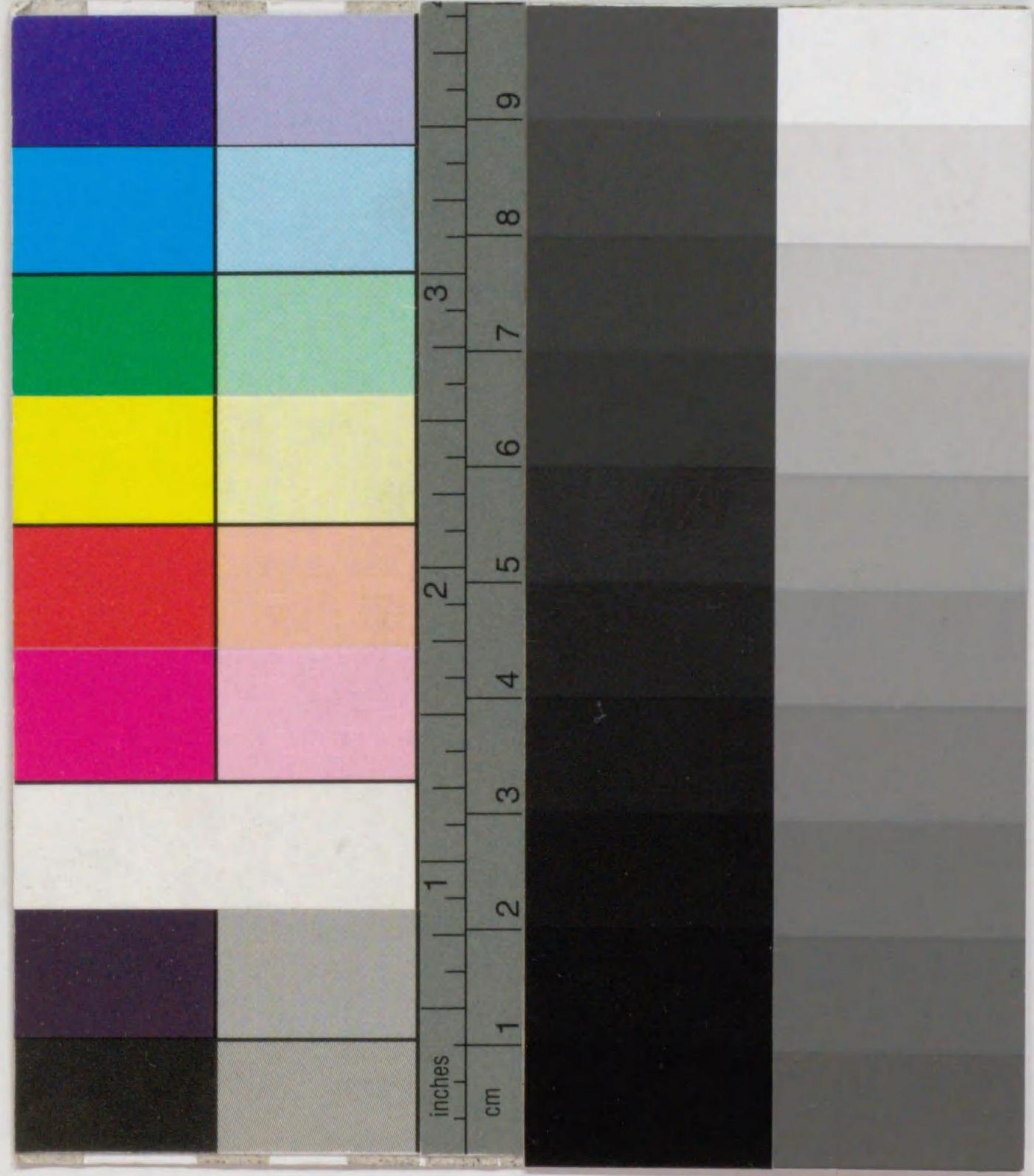


重廣會史 卷六之十

正

098
2
2

美



重廣會史卷第六

臣擇君第一

知臣苦矣若君第二

君民相項第三

險阻第四

在德不在險第五

持險第六

偃武修文第七

臣擇君第一

前漢陳平傳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事魏王魏王不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臣聞漢王能用人故歸

後漢馬援傳隗囂使馬援奉書洛陽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邀遊二帝肯援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

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戰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

後漢鄧禹傳更始立豪桀多薦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禹曰願明公威



德加於四海禹傳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

後漢鄧禹傳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
幾也鄧公贏糧從步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
後漢馮異傳從兄孝及同郡丁淋呂晏並從光武因共薦異
得召見異歸謂苗萌曰今將軍皆壯士屈起多具搆獨有
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
苗萌曰死生同命願從子計

後漢王常傳常與王鳳等起兵号下江兵北至宜秋是時漢
兵敗於小長安伯升齊武王續即與光武及李通俱造常壁
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篡弒百姓思漢故豪
桀並起今劉氏復興即真主也乃時說其將帥曰民之謳吟
思漢非一日也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
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今諸劉舉宗起兵觀其
來議事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
下江諸將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即引兵與

漢軍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

魏郭嘉傳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平評郭圖曰夫智者審
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
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
難定霸王之業難矣遂去之

新唐書贊曰于志寧諫太子承乾幾遭賊殺然未嘗懼知太
宗之明雖匕首堪曾不愧也及武后立不敢出一言知高宗之
昧雖死無益也

知臣莫若君第二

前漢蕭何傳何事惠帝帝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
歲後誰可代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如何何頓首曰帝
得之矣

後漢王常傳光武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
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

吳志是儀傳儀為魯王傅盡忠不治產業不受施惠鄰家大
起屋宅權曰儀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

新唐長孫无忌傳太宗嘗從容曰朕聞君聖臣直人嘗苦不自知公宜面破朕得失无忌曰陛下神文聖武性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誠不見所失帝曰朕冀聞過公等力相護悅朕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警言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唐儉有辟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喜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不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焉馬周敏於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拂朕意焉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自加憐愛无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揔兵攻戰非所合也

新唐長孫无忌傳帝以无忌為尚書高力士陳以外戚位三公嫌太宗曰朕任官必以才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

新唐李靖傳高祖歎曰靖乃蕭銑公柝之膏肓也雖古之韓

白衛霍何以加

新唐蕭瑀傳瑀輒言玄齡如晦輩朋黨特未及耳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預情臧否因為瑀曉解

餘見人臣擅權齊世家

又見臣難獨任高祖紀

君民相須第三

前漢高后紀詔曰凡有天下治方民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心君使百姓百姓欣然君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

前漢武帝元狩元年夏詔曰朕聞各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蓋君者心也民猶支幹支幹傷則心憊懼

後漢劉陶傳上疏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

後漢皇甫規上書言梁冀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

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家語孔子曰君若守也人若水也水可載舟亦可以覆舟君

以此思危可知也

後漢官者呂強上疏去尸子曰君如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

圓則水圓

吳駱統傳上疏曰財須民生疆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眾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眾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

險阻第四

史記蘇秦傳秦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開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眾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主弗用

前漢酈食其謂高祖曰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

前漢高祖紀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勢之

也帶河阻山懸隔千里持戟百二河山之險由地勢高順流而下易攻

天下於秦縣地執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言猶居高屋之

上建瓴水也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夫齊東有琅邪即墨

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

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秦得百二者

萬也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所以言縣此來西秦

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

前漢韓信傳信張耳以兵數方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

安君陳餘聞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

說成安君曰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

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

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車足下深

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絕其後野無所

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成安君儒者常稱義

兵不用詐謀奇計在德不在險第五

史記吳起傳武侯浮西而下顧謂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在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在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在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

晉陸機傳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在人也是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

恃險第六

前漢陳勝傳賈誼過秦曰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開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後漢隗囂傳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遣來欽說囂而囂將王元常以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遂說囂曰今天下完富士馬最彊比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跡表裏河山元謂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方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當朝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執還與蚯蚓同囂心然完計負其險隘欲專制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

新唐竇靜傳靜請斷石嶺以為障塞制突厥之入
餘見在德不在險吳起傳
偃武修文第七

前漢禮樂志郊祀歌海內安寧興文偃武

後漢光武紀初帝在兵間久厭武事自隴蜀平後共備急未嘗復言軍旅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每旦視朝曰以乃罷數引公卿即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

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後漢賈復傳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子也帝深然之遂罷

左右將軍

新唐高儉傳儉從帝獵洛陽苑帝四發輒殪四矢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對曰僕高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得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使心於一獸

新唐魏徵傳帝本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略四夷也徵侍晏奏破陣舞則俛首不願至庶又善樂則諦玩无斃舉有所諷矣

新唐蕭俛傳穆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无虞遂議太平事謂武不可黷勸帝偃革尚文

- 師臣第一
- 賓臣第二
- 君下臣第三
- 尊顯其臣第四
- 咨訪老臣第五
- 委任大臣第六
- 不委任大臣第七
- 臣難獨任第八
- 不侮大臣第九

侮慢大臣第十

史記齊世家呂尚窮困年老以漁釣之曰所獲非龍非麇知非虎非太公於涓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周周以興子其具是邪吾太公望子與俱歸立為師

史記燕世家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王之取孤之願也郭隗曰王必欲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坊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禹

史記孫子傳田忌進孫臏於齊威王前漢元帝初元二年詔曰國之將也之傳朕八年道以經書其賜爵前漢董仲舒傳文王師用聖賢具

於朝廷

前漢張安世傳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廷令張賀輔道朕躬脩文學經術其封賀弟子侍中閔侯

前漢張禹傳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

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成帝即位召禹寬中皆

以師賜爵閔侯領尚書事時帝舅王鳳輔政傳權而上富

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禮重師傳而禹內不自安數病上書

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曰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

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君其固心致思

總秉諸事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禹惶恐復起視事

前漢孔光傳元帝即位召孔霸以師賜爵閔侯食邑八百戶

號褒成君

後漢桓榮傳顯宗即位尊桓榮以師禮榮年踰八十數上書乞

身輒加賞賜乘輿嘗幸太中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

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策

每言輒田大師左是

時執經生懸四發難上謙曰大師在是也

後漢儒林包咸傳遠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

不名經傳有疑輒遺小黃門就舍即問顯宗以咸有師傳恩

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

生之貧者

後漢張酺傳元和二年巡守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掾史並

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篇然後脩君曰

之禮

晉王祥傳天子幸太學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

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間者

莫不砥礪

晉賀循傳史臣曰循位登且保傳朝望特降遂使鑿蹕降臨承明

下拜雖西漢之恩崇張禹東都之禮重桓榮弗是過也

子太傅循諫命太子親往拜與

晉徐邈傳時皇太子尚幼帝甚鍾心文武之選皆一時之後以

邈後太子經帝謂曰雖未勅卿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
遇也古之帝王受經必恭自魏晉以來多使微入教授焉為
博士不復尊以為師故帝有云

晉元籍傳蔣濟辟之奏記曰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
擁篲鄒子處於泰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
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為道在也

新唐王珪傳珪為魏王太師王見先拜珪亦以師自居

餘見薦舉魏世家 又見賓臣陳元傳 賓臣第二

史記宋微子世家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

前漢枚乘景帝召拜為洪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
並游

後漢陳元傳士疏曰臣聞一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朝故武王以太
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

後漢楊彪傳魏文帝受禪以彪為太尉先遣使示曰彪辭
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老年被病豈可

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
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

新唐姜皎傳皎為少監出入卧内呼之不名議者短皎任遇
太過帝下詔曰楚國公皎往事朕於藩邸雖彭祖同書子
陵共學子不過也

新唐姚崇傳帝每詔五日以參入閣供奉以疾不拜

君下臣第三

前漢張禹每病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頊首謝恩
後漢鄭均傳均乞骸骨帝東巡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
其身故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蜀諸葛亮上疏曰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
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諸
臣以當世之事

晉皇甫謐傳若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大公或身即莘野或
就載以歸惟恐禮之不重

新唐竇軌傳軌弟琮與秦王有憾不自安王方收天下豪英
降禮接之與出入卧内琮意乃釋 尊顯其臣第四

後漢來歙傳光武置酒高會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
後漢王常傳光武封王常為橫野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帝 絕

謂尊顯之也漢官儀曰御史大夫尚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号三獨坐

後漢宣秉傳秉拜中丞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
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三獨坐

後漢祭茂傳郭賀拜荊州刺史有殊政顯宗巡守賜以三公
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

德每所經行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

新唐裴寂傳唐公即位曰使我至此者公也拜尚書僕射視
朝必引與同座言無不從呼為裴監不名也

新唐房玄齡傳玄齡晚節多病許肩輿上殿

新唐韋挺傳挺為摠管許以便宜帝親解貂裘及中殿烏賜之

咨訪老臣第五

前漢董仲舒去位在家著書為事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

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曰自有明法

前漢趙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就弟每有四夷大

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

後漢左雄議改察舉之制胡廣上書駁之曰國有大政必議
之於前訓詁之於故老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

晉刑法志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

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折獄二百三
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

晉王祥傳武帝踐阼進爵為公帝新受命虛已以求讜言祥
與何曾鄭冲等者皆艾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
及政化所先

晉鄭冲傳詔曰古之哲王欽祗國老憲行乞言以彌縫其闕
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

新唐宋璟傳明皇東巡守將發謂璟曰卿國元老列方歷時

宜有嘉謀以遺朕

委任大臣第六

前漢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前漢昭帝贊曰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

前漢霍光傳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後漢蔡邕傳對曰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大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

雕琢猶鑿削以成其罪也

後漢梁商傳自以出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己進賢辟巨覽陳龜為掾屬太尉周舉為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翕然稱焉

良輔帝委重焉

劉滂傳滂傳當國功名略與蔣琬比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及滂雖自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

晉任愷晉國建為侍中愷有經國之幹萬機小大多摠管之性忠正以社稷為己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

新唐杜如晦傳如晦與房喬共掌朝政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容典率二人計裁

新唐竇靜傳初平頡利詔處其衆河南下詔曰北方之務悉以相委以卿為寧朔大使朕無北顧憂矣

新唐房玄齡傳太宗徇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故封臨淄侯征伐未嘗不從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請五兒陳事雖千里外猶面對

新唐房玄齡傳帝伐遼東以玄齡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

新唐魏徵傳郵公多病辭職帝曰公獨不見五在鑛何足貴耶善冶鍛而為之器人乃寶之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匠而加礪焉

新唐韋挺傳挺為摠管帝曰幽拒遼二千里吾軍無所仰食為朕圖之許以便耳

新唐蕭瑀傳高祖委以樞筦內外百務呼曰蕭郎瑀自力孜孜抑過繩違無所憚

餘見中興之主憲宗

不委任大臣第七

前漢高祖曰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擒也

新唐裴度傳出度為山南節度使奪平章事韋處厚上疏曰

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于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陛下當饋而歎恨無蕭曲今一裴度擯弃于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頗故不能用也

新唐李漢傳寶曆中王政曰假漢與同列薛廷老因奏曰近

日除授不由中書擬議多是旨且出施行臣恐自此紀綱大壞姦邪恣行願陛下各勅有司稍存典故

新唐馬周上疏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云云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得其術也云

臣難獨任第八

前漢高祖紀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驚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

可令為太尉

晉王濬傳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為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識者謂舉善焉

晉謝安傳安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

不侮大臣第九

前漢惠帝紀贊曰孝惠內脩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
恩恭篤矣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
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前漢賈誼傳上疏曰體體自謂加禮容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
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
也

前漢汲黯傳丞相鴻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
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
其奏其見禮如此

前漢賈山傳古之人君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
容貌顏色而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

前漢程方進奏曰臣聞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
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漢舊儀云皇帝在道丞相起見丞相起謁者

新唐宣帝凡對臣寮肅然拱揖鮮有輕易之言大臣或獻章

疏即盟手而覽之

侮慢大臣第一

後漢河間惠王徽恨不奉法憲順帝以侍御史沈景為河間
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時不為
禮時立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
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后拜

吳張昭傳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群臣
曰今日酣飲惟醉情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
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其樂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
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
權默然有斬色遂罷酒

新唐張玄素傳玄素與孫伏伽在隋皆為令史太宗常問玄
素官立所來深自羞汗褚遂良見帝曰君子不失信於人
明主不失信於戲上能禮其臣乃盡力以奉其上近世宋
武帝侮斬朝臣攻其門戶至取懼狼狽前史以為非墜
下昨問玄素在隋任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為尉時日流

外又問何曹司立素出不能徒步願若死灰唐家創世仁
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並用陛下以立素擢任三品佐皇
儲豈宜復對群臣使舜窮負取欲責其伏節死義我安可
得乎

求賢第一

取賢不拘門地第二

聘賢第三

思賢第四

得賢第五

以賢為寶第六

求賢具第一

前漢武帝元封五年詔曰甚異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
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蹏
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
將相及使絕國者

前漢武帝元光五年秋召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
次續食令與計偕

前漢元帝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賢樸敦厚遜讓有行者

光祿弟郎從官

用知其
人賢否

師古曰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以擢用之而現在
郎及從官之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按定其弟高下

前漢平帝紀詔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鍾律小學史篇方

術本草及以五經之誦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

傳以馬駕軺車而乘軺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

前漢鼂錯傳皇帝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

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

諫者各有人數將以正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其

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

前漢鼂錯傳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近者獻其明遠者

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習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

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至輔天子

之闕而翼其戴漢宗

前漢董仲舒傳陛下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也

前漢董仲舒傳曰臣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召各擇其吏民

之賢者歲貢各一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

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

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母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
前漢杜欽傳欽去遠觀其所舉富觀其所子窮觀其所不
為之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
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

後漢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後漢蔡邕傳邕七事表曰夫求賢之道未必途或以德顯或

以言揚

南史何點曰有人倫之鑒

隋辛彦之曰惠政

後漢王渙曰擢循吏之子以勸勞

魏武帝紀令曰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子與縛為

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勝薛大失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

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涓濱者乎

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友

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晉武紀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恭盡

禮三曰友于兄弟四曰絜身勞謙五曰信義可復六曰學以

為已

唐賈至曰鄉舉未盡取人之道宜建學以庠序里選而

晉王導傳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

心以招俊又况天下喪乱大業草創願榮賀循此士之望未

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无不来矣帝乃使導躬造循

榮二人應命而至由是吳人風靡百姓歸心

晉阮种傳夫賢才之畜於國由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

也器用利則錡削易而材不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衆形得

矣是以人主必勤求賢而佚以任之也

晉載記姓興傳謂群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

饒俊異汝穎多奇士吾跨據中原自濟沙已東淮漢以北

未嘗不傾已招求冀輔不逮至於智効一官行著善吾歷

級而進之不使有後聞之歎卿等宜明揚仄陋助吾舉之梁



喜對曰奉旨求賢不曾休倦未見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之賢興曰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將則韓吳相兼蕭鄧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曩哲卿自識扶不明求之不至耳奈何厚誣四海乎

新唐李百藥子安期高宗屢引侍臣責以不進賢良眾皆莫對獨安期進曰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設使堯舜苦已癯瘠不能用賢終亦王化不行

餘見得賢門商本紀

取賢不拘門地第二

前漢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漢興依日月之末光擅功名位冠群后為一代之宗臣

前漢替婁恭脫輓轡而建金城之策叔孫舍抱鼓而立王之儀前漢公孫傳起徒止少數年至宰相封侯

前漢王褒聖主得賢具臣頌曰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離疏釋蹄不享膏梁

前漢梅福傳曰昔高祖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

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

合歸漢

後漢肅宗詔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畊畝不繫閭閻言前代舉人務取賢不拘

門地

吳陸凱上疏曰商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六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

功德洋溢名流竹素

晉虞預上書曰高宗文王思佐發夢拔巖徒以為相載釣老而師之

餘見任賢門孔子世家

聘賢第三

又見賢人眾多門兒寬

史記商本紀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

前漢兩龔傳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閻崇薦龔勝哀帝已聞其名召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龔壽濟陰侯士嘉有

詔皆召勝曰竊見國家召醫巫常為駕乃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為駕龔舍侯嘉至皆為諫大夫宓壽稱疾不至

前漢儒林傳武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至上問治亂之事申公已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願力行何如耳

後漢嚴光傳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

後漢郎顛傳臣聞刻舟劍指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為用龍喻賢臣也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

後漢董卓傳順帝借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公企旌車之招矣

晉皇甫謐傳時濟陰太守之入立表以命士有贊為煩請絕其禮

幣詔從之謐聞而歎曰夫束帛多矣易之明義我玄纁之贊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夙夜疆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正女耻之况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何

思賢第四

史記趙世家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不悅大夫請罪簡子曰大夫無罪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

前漢賈誼傳誼為長沙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召之至入見乃拜誼為梁懷王太傅

後漢嚴光傳光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

蜀諸葛亮傳亮先主詔亮亮曰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也章四海惣覽英雄思賢如渴

得賢第五

史記商本紀武丁即位思復興商而未得其佐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商國大治

前漢鼂錯對策曰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甯子而為五伯長

前漢董仲舒對冊曰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為各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

前漢王父偃傳是時徐樂嚴安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前漢梅福傳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衛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

前漢梅福傳士者國家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

前漢田儋傳弟橫懼誅一而與五百餘人入海居陽中高帝

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出焚其客二人詣雒陽至尸鄉廡置橫

謂客曰陛下不過欲壹目我面貌耳陛下在雒陽今斬吾

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遂白勿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

奏之高帝以王者禮葬世世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

之高帝聞而大驚以捕客皆賢者吾聞餘尚五百人在海

中使使召至聞橫死亦比日自殺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前漢哀帝詔曰聖王之治以得賢為首

後漢郎顛傳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為功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

魏杜恕傳曰官得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必理故國固
空虛
以賢為寶第六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威王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

前後各十二乘者十秋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逼於河五更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綽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勿不惠王慙不擇而去

前漢杜欽傳子業云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誠國家雄俊之寶且也宜召置左右以填天下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卧矣

吳志制曰陸機文武弁萊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藹才瑚璉標器

晉羅含傳大守謝尚與含為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

晉褚陶傳陶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後為

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願彥先鳴胡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廷門之德不孤川岳之寶不匱矣

晉顧榮傳時南土之士未盡才用榮又言陸士光甘季忠榮旋兄公讓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為公望價在

沉潜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書奏皆納之

養士第一 不能養士第二 尊賢第三 殺勢尊賢第四 不尊賢第五 殺幾賢第六 嬖賢第七 養士第一 史記孟嘗君傳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日歸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

史記魏公子傳為信陵君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不肖皆諫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愛莫敢加兵

史記曰不韋傳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
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
致士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辨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
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
紀二十餘方言以為備天地万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
咸陽市門垂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
子千金

前漢公孫傳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
謀議

前漢董仲舒傳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
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於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
之本源也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
其材則英俊宜可得乎

前漢西貢山傳故地之美者老古養未君之仁者善養士
前漢季討對哀帝曰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

通人故以陵夷通人謂博學也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

不素養士不可以重國也

後漢竇武傳古之士者善品舉賢以功養士以禮

後漢班固傳永平初東平王蒼君以至戚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

固始弱冠奏記說蒼君

晉樂志改巫山高為平玉衡言景帝一萬國之殊風齊四海之
乖心禮重養士而慕洪業也

晉金琨傳年二十六為司隸從事時石崇河南金谷園中有別
盧宇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限預其間文詠頗為當

世所許

新唐褚亮傳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鄉儒宮城西
作文學館以聘賢才於是教以大行以如晦等十八人並為學
士凡分三番宿直于閣下悉給珍膳每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
籍推略前載命閣立本圖象使亮為之赫負題字壽里苑十
八學士其藏之書府以章禮賢之重是時在選者天下所慕謂

史記孟嘗君傳文謂其父嬰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粟肉而士不厭糟糠文竊怪之

前漢公孫傳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始劉向蔡邕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惠丞相府友弟立墟而已至加負屈辱時壞以為馬廐車庫改埋室矣不能養其士故

前漢董仲舒傳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

前漢賈誼曰蘇建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觀古名將所招選者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切賢黜不月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請備 尊賢第三

前漢谷永對策曰治天下者尊賢若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

後漢陳蕃傳遷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莫

肯至唯蕃能致焉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

後漢徐穉傳陳蕃為太守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

後漢鄭康成傳國相孔融深重於康成屢復造門從謂劉瓛未

言楚賢告高密縣為康成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

子軍比日異履之意也吳越相攻越王勾踐乃中分其師左王所親

散賄志新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 殺勢尊賢第四

史記周公世家周公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放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

魯慎無以國驕人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由入司寇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前漢盧縮傳陳瑜少時常慕魏公子及守邊招致賓客常告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告皆滿菑所以待客如布

衣皆出客下

言屈已禮之不
以富貴自尊大

前漢鄭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重且下人

後漢傅毅傳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專重請毅為軍司馬待以師友之禮

後漢高彪傳昔周公且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謀吐餐垂接曰屋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

後漢李充傳充遷侍中大將軍登鷹貴戚頃時無所下借以充高節每卑下之

新唐宇文士及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時突厥數入寇士及欲立威以鎮耀邊鄙每出人盛陳兵衛又折節下士

餘見師臣門阮籍傳

不尊賢第五

史記晉世家晉襄滅虜屠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姬後以屈辱之

前漢高祖紀酈良其求見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鬢生

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

前漢鄒陽曰欲使天下寒慙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仗死填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下者

後漢井丹傳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

後漢禰衡傳孔融既愛衡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數有恣言操懷公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

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以今年單絞之服衡進既至操前而止史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衡於是先解袒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琴單絞而著之畢復舉搗而去顏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

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雅正也言大雅君子不當尔

殺戮賢智第六

史記微子世家王子比下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遂殺比于剗親其心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甯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子貢曰何謂也孔子曰甯鳴犢舜華魯國之賢大夫也丘聞剗胎殺夫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立哉

後漢李業傳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召之若起則受以公侯之位不起賜之藥業不從遂飲主母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取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吊祠賻贈曰匹業子輩進辭不受

後漢范滂傳建寧二年大誅黨人急捕范滂等滂白母曰仲

博孝恭足以供養滂從龍引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戚戚母曰汝今得與朱子杜齊名死亦何恨李膺月既有今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

後漢陳蕃傳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蕃上疏諫曰伏見李膺杜密范滂等正身死無點死心社稷後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閑隔或死徒非所杜塞天下之口韓吉一世之人與秦桧爭言坑儒何以為異

後漢襄楷傳上疏太原太守劉瓛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奸邪而陛下受聞取之譖公遂加考逮臣聞殺先罪誅賢者禍及三

後漢志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黃石公三政曰傷賢者殃及三出恭賢者身整罰復罰今年尚可後年統風俗通案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茅茹謂羣賢也井者法也茅田一頃者言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誰阨窮不失其法度也四方纖纖不可整者言奸慝大熾不可整元罰復罰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辭也言食肉者鄙

不恤王政徒耽宴飲歌呼而已也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後
年饒者陳寶被誅天下大壞

後漢蔡邕傳董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曰卓誅邕在司徒王
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卓國之大

賊所宜同忿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
邕陳辭乞黜首刑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大

尉馬曰磔馳往謂允曰邕曠世逸才久識漢事多續成後史
為一代大典而所坐尤名无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

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
為謗也即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善婚權結之類是也史因集云
遷成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則言則損當世非誦士也

方今國祚中衰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君左右既无益聖德
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曰磔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

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
晉陳安斬魯馮劉曜聞馮死悲慟曰賢人者天下之望也害

賢人是塞天下之情夫承平之君猶不敢乘臣妾之心况於

四海乎

新唐顏真卿傳會李希烈陷汝州盧杞奏曰真卿四方所信
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上從之朝廷遣希烈以爲失元

老貽朝廷羞其後果縊殺之

史記孔子出家楚昭王欲以書則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
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无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

者乎曰无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
如宓子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

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刀之業主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
萬數千里乎夫文王在商武王在錫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

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前漢公孫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常與有隙无近遠雖陽與善

後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公孫力也
後漢襄楷傳注黃石公三略曰達賢者福流子孫疾賢者
名不全

新唐李逢吉傳逢吉性忌前險諂多端及得位務償好惡
裴度討淮西逢吉慮成功密圖沮止

賢愚分第一

賢愚不分第二

進善退惡第三

退善進惡第四

賢者奔亡第五

無賢為輔第六

不能進賢第七

賢者彙征第八

賢愚分第一

史記曰者司馬季王傳故騏驥不能與能驢為駟而鳳皇不與
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

前漢五行志堯舜舉群賢而命之朝謂殺禹遠四佞而放諸桎

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訐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

人有序欽重功勳殊別適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

後漢傳傳熒上疏曰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水炭不可同器

後漢王符傳度遠將軍皇甫規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

謂規規財不迎既入而問鄉則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

符在門衣不及帶履履出迎堦符于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

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捷掖言言生道義之為貴也

魏何夔傳夔言於太祖曰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

叙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

別矣

新唐裴度傳憲宗嘗詰臣事君屬蓋台底公朕惡夫樹朋黨者

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死徒也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

徒同惡外其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言者大抵

若此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為難辨則易以為易辨則

難君子小人行判矣

賢愚不分第二

史記屈原傳變白為黑兮倒上而為下鳳皇在笈兮雞雉朝舞

齧蠶同操王石兮一取而相量

史記賈誼傳鸞鳳伏竄兮鸚鵡梟翔關尊尊顯兮讒諛得

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為

鈍兮鈇刀為銛

章邪吳大夫也作寶劍因以見名銛恩廉反謂利也

史記曰者傳司馬季主曰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

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

與不肖者寡矣

史記屈原傳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

前漢鄒陽曰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席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

前漢董仲舒傳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象久也故小材雖繁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責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買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前漢劉向封事曰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諫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

後漢黃瓊傳上書言黃門協邪目梁冀與盛共構女奴軌臨冀

當誅復記其惡以要爵皆具陛下不加清激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土璧於泥塗

進善退惡第三

前漢成帝河平元年詔百寮各修其職惇任仁人退遠殘賊前漢劉向封事曰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去雨雪麋鹿見現聿消與易同義昔蘇共工驩兜與舜禹華夏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借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官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子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也

前漢薛宣為中丞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

黑分明 白黑清濁也

前漢五行志兩觀桓桓廢廟毫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鱗而用聖人孫也

後漢光武紀詔中都官三輔郡國務進柔良退貧酷

後漢孝章紀立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貧猾

後漢傅燮傳燮上疏曰臣聞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

晉荀勗傳在尚書課試今史以下嚴其才能有聞於文法不能懷疑處事者即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

新唐蘇安恒傳魏元忠為張易之兄弟所構安恒抗疏申救曰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不然則祗鬼馮怒陰陽紛外

餘見賢愚分門五行志

退善進惡第四

後漢張衡傳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誼左右嘗問衡天下

所疾惡者官官懼其毀已皆共曰曰之遂作思立賦曰玲蕭艾於重荷兮謂蕙芷之不香蕭蒿也荷蕙也蓋芷並香草也思立賦也喻任小人謂蕙芷為不香也

斤西施而弗御兮羅衣要身以服箱斤遠也西施之美也要身言於敵反曰氏春秋曰要身者之

駿馬也服駕也箱車也三口跌遠美也又以駿馬駕車並喻不能以用賢也

晉葛洪譚曰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嚭寵而伍員戮豈不哀哉
餘見進善退惡蜀向傳
賢者奔亡第五

史記越世家越王滅吳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可踐以霸朝而范蠡稱上將軍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為書辭句踐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蠡乃持其輕寶珠五乘舟浮海出齊變名姓自謂鴟夷子

前漢董仲舒傳商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進亡入于河海

前漢梅福傳王莽顛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

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

後漢逸民傳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違患之速也

無賢為輔第六

前漢鮑宣上書諫曰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

口賄反下音焉

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

前漢董仲舒傳陛下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

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

前漢李尋對哀帝曰屋大柱小可為寒心言天下事重大臣之任當得賢能者

後漢翟酺傳上疏於安帝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公在後畢

公在左史佚在右曰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

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致子

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

不能進賢第七

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堯學又不能達慙負二老無賴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為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堯帝不許然由是重之

後漢世祖召桓榮說尚書拜議郎授太子會歐陽博士
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
揚州從事臯鴻帝曰俞往汝諧因引闕鴻為議郎
餘見殺君賢智門後漢志

